

夢落繁花藍雪

鳳凰雪◎著

我只是个小女人，贪图安逸，
贪财好色，贪生怕死；
我只是个小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担负不起国仇家恨；
我只是个小女人，性情寡淡，凉薄冷漠，
生来如此；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这是我的八字
箴言。
所以，我要活下去，还要
活得好，为此将不计任何代价。



夢落繁

花藍雪

鳳凰雪◎著

我只是个小女人，贪图安逸，

贪财好色，贪生怕死；

我只是个小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担负不起国仇家恨；

我只是个小女人，性情寡淡，凉薄冷漠，

生来如此，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这是我的八字

箴言。

所以，我要活下去，还要

活得好，为此将不计任何代价。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落繁花·蓝雪 / 凤凰雪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6.5
ISBN 7-80228-061-3

I. 梦... II. 凤...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2720 号

梦落繁花·蓝雪

策划: 梁小玲

作者: 凤凰雪

责任编辑: 梁小玲

封面设计: 创品牌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 (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270 千字 印张: 16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228-061-3/I·020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楔子



已经大四了，周围的同学朋友们为了各自的前途忙得热火朝天，往日再如胶似漆的姐妹，如今见了面也只是行色匆匆地打个招呼，寒暄几句便又各走各路，压力像看不见的网在人身上越缚越紧，渐渐有些让人喘不上气来。

我抱紧了手中的书，抬头看看阴暗的天空，好像又要下雨了。今年的春天，雨水特别充沛，使得这一向干燥的北方城市里的空气，也含上了些许江南水乡湿润的味道。

“雨珊，你去哪？”正想着，听到后面有人叫我。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同系同班同寝室的小虹，已经熟到不能再熟的家伙。

“收拾东西回家一趟。”

“啊？两点有金教授的课，你不上啊？”

我好笑地看着她，“难道你想上吗？那好啊，正好你帮我点名。”

她一听就跳了起来，“喂，人家正想让你帮忙点名咧！”

“这次帮不了你啦，我有事，要早点回家。”

小虹一脸失望地看着我，“那怎么办？！”

“你可以找别人呀。”

“拜托！你也知道，咱们关系好的这帮人里，谁乐意去上那个糟老头子的课啊！”

我一愣，“难道大家都跑啦？”继而哈哈大笑起来，“这样一来金老头的课堂就要空出一半哪！哈哈……”

“好啦！我都烦死了你还笑，你就那么放心？那笔记怎么办？”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冲她眨眨眼，“本小姐已经托陈伟同志全权负责了。”

“什么？那个死家伙居然帮你不帮我？！绝对饶不了他！”说着她就已经跑了出去。

我在后面喊了一声：“我可是没有让他白干的呀！”也不知道她听没听到。



这年头，没有点好处谁会帮别人做事情呢，就算是再好的朋友，也不能总让人家帮你白干事的，我可是送了他两张经典 CD 呢。

幸好小虹急着上课的事情，没有问我回家干什么，要不然我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这个人不太善于说谎的，实际上是自己懒，懒得费脑子想那些弯弯绕绕。所以要是实在讲不出来的时候就只好沉默以对了。其实这个周末回家是要去——相亲的。

想起来还是觉得挺好笑，自己最讨厌的一种恋爱方式最后还是发生了。要是在去年，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去赴这个相亲宴的。只是这大半年的工作找下来，几乎磨平了我原本就不多的锐气。

一想起招聘会上人山人海的场面我就不寒而栗，人贴人，人挤人，扑头盖脸地都是汗臭味儿和人肉味儿，穿得多整齐的衣服从里面走一圈出来都变成了皱巴巴的抹布样子。

要是有用那也算值得，可递出去十份简历能有两份有回音就谢天谢地了，可那两份是否成功还要另说。只去了一次我就再也不想跑了——被吓的。而通过其他途径找的又都觉得不合适。只是苦了老爸老妈，想他二老都是优秀的医生，勤奋工作，责任感超强，偏偏生了我这么个个性疏懒的丫头，还死活不愿继承他们的衣钵，非要学了文科。

那天老妈看着我说，既然现在工作找得不顺利，就先去相相亲吧。

“什么?!”我顿时瞪圆了眼睛。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找不到工作就要去嫁人？

老妈面不改色地问我：“那你想干什么？工作找不到，研究生又不愿意考，出国嫌麻烦。到如今混到大四连男朋友都没有交到。你总要有个成就吧？事业爱情你总得占一样吧？你现在又没有什么心上人，正好可以去相亲。我和你爸商量过了，现在这个任务最适合你，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跟人聊天就行了，多省事儿啊。”

听了这番话，自己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说不出话来。觉得人生从来没有这么失败过，考了两次全系第一从而积累起来的一点自信心，转眼就被这么轻巧的一句话打得粉碎。“时间，地点？”我垂头丧气地说。

穿着新买的一条连衣裙，脚踩三寸高跟鞋，摇摇晃晃地走进饭店。不能怪我走路不稳，实在是不习惯。平常我是从不穿这种能崴断人脚脖子的鞋的，因为我本来净身高就是 1 米 74，本着不给男性同胞多添打击的原则，我的柜子里都是一平到底的平跟鞋。今天老妈反复叮嘱要我淑女一些，一赌气，我就买了一双高跟的。哼！走路都小心翼翼的，够淑女了吧?!



站在电梯里的时候，对着里面的镜子做鬼脸。唉！真是可惜了这么贵的好裙子，居然要用于这种场合。

“叮！”，21楼到了，门缓缓打开。

“你就是许小姐？”门口站着一个西装革履，一脸憨厚的男人，年纪大概30岁左右，手里居然还拿了一大把玫瑰。

我强迫自己僵硬的脸上挤出一个微笑，“是我。”然后心不甘情不愿地抬腿往外走……

突然，电梯剧烈地晃动了一下。本来穿着这么高的高跟鞋走都走不稳，这么一晃，愣是把我狠狠地，摔得斜趴在了电梯里。我想试着站起来，可是好像脚崴了，使不上劲。

外面的那个男人，吓了一跳，然后大声喊：“喂！快来人！你们电梯坏了！”

我看了他一眼，看来他没有想把我拉出去的打算。算了，还是靠自己好了。

我轻轻地往外移动了一下，可这时候电梯又晃了一下，同时我清楚地听到顶上钢缆断裂的“啪啪”声。

“完了！”我想。

“轰！！”一声闷响。在失重的那一刹那，我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认真地学金教授的西方语言学概论，绝不逃课。”



目 录

楔 子	(1)
-----	-------

卷一：吾家有女初长成

平淡的穿越	(3)
清 醒	(6)
熟 悉	(9)
沈绣珠	(12)
碧 玉	(17)
读 书	(23)
三公子	(29)
珠逝 徒叹奈何	(35)
秘密 我不想知道	(42)

卷二：零落成泥碾作尘

惊变 横祸	(51)
梅妍楼 家破人亡	(58)
王月萧 美人如玉	(66)
破灭 一定要，活下去	(73)
碧玉的可疑	(86)
配角自白一 穆容成	(92)
配角自白二 碧玉	(99)
配角自白三 王月萧	(106)
北上 路漫漫	(109)
遇袭 牺牲的，永远都是女人	(116)
逃 拼命地逃	(123)



绑架 突如其来	(129)
银牙咬碎 咬碎银牙	(136)
初见宁王	(145)
软禁 吻	(153)
郎听翰	(160)
钩心斗角	(167)
第一个片段 严柏涛与穆容成	(175)
第二个片段 (1) 蓝仲文与蓝子轩	(181)
第二个片段 (2) 蓝仲文	(183)
第三个片段 穆容成	(186)
高承志 虐	(191)
范泯 子轩	(200)
意外 太子被俘	(207)
阮纤纤 她的下场，就是我的下场	(215)
咬 咬下去	(224)
蓝雪所不知道的几件小事	(230)
哪里是我家	(237)

卷一

吾家有女初长成



平淡的穿越



头好疼。睁开眼，眼前一片青蓝色。

“醒了，醒了!! 小姐醒了!! 快去告诉夫人!” 然后就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眨了眨眼，这时才看清，原来青蓝色的是一片湖绸窗帘。

“小姐，你好点没有？要不要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小莲姐已经去叫大夫了，你有什么不舒服就赶紧说。”我缓慢地把头转向右边。眼前是个十二三岁左右的小女孩儿，头发梳成双髻垂在两边，眉清目秀，耳上一对小巧的绿玉耳环。上身穿着浅绿色布夹袄，下身是一条深绿色的百褶裙，能看得出很旧了，但非常干净整齐。

“你是谁？”这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又哑又暗。

“啊？小姐，怎么连小红都不认得了?!”

我一下子就笑了起来，明明穿了一身的深绿浅绿，却偏偏叫小红。但忽地，想起了我的好友小虹，也不知她有没有去上课呢……

眼前的小红又说了什么，都没有听进去。正神思缥缈，一阵冷风吹来，让我回了神。只见门帘一挑，进来两个女人，一个搀着另一个，口里说着：“夫人小心。”

我看向那个夫人，她年纪倒是不大，也就二十三四的样子，看得出原来应该是很美的，但现在脸色非常不好，一种病态的苍白，甚至双唇都毫无血色，泛着暗灰。她很瘦，下巴尖尖的，就显得脸上只剩一双大眼睛。身上披了一件很厚重的黑色皮毛斗篷，应该是貂皮吧，因为她们进来的时候我看到她们头发上还有未化的雪花，可这披风上却半点也没有沾上。

那个被唤做夫人的女子快步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手。我蜷缩了一下，她的手，好冷。虽然只是小动作，我想她一定感到了，因为她眼中闪过一丝浓浓的哀愁，可急切的关心与担忧立刻掩盖了先前的情绪。不过，她还是放开了我的手，只是紧紧地凝视着我：“雪儿，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头还



疼吗？”

我看着她，心想，她肯定非常担心我。这么想着，心中就泛起了点点暖意。我笑了，问她：“外面雪下得大吗？”

她一愣，脸上闪过一丝迟疑，但还是说：“很大，鹅毛大雪。”

她好像又想起来什么，又说：“就像当年你出生时一样的大雪。”

这时，又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还拉着一个老头子，走得跌跌撞撞地，口里直说：“慢点，莫急！”

“小姐睡了三天，好不容易醒了，怎能不急！”那小姑娘边说边把老头儿推到了我的床前。

这老头儿这时才看到那个夫人，忙施了一礼。“别忙着行礼了，快过来看看雪儿吧！”夫人着急地催促到。我想这大概就是大夫了，不过，他长得好面熟……那老大夫轻轻地扶起我的胳膊，把两指搭到了脉搏上。在他凝神诊脉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我的手臂，怎么变得这么细小？！

“小姐现今已无大碍，只是气血亏虚，今后需静养，不可过劳。我这就开一方，照此服药即可。”

“那有劳先生了。”

“哪里，夫人过谦了，此乃小人本分之事。”

“哎呀，老大夫！你就不要那么多话了，赶紧开药啊！”看来小莲是个急性子，看着她涨红的小圆脸，明明是数九寒冬，可额角和鼻尖儿却布满了汗珠。

“小……”

“小莲住口，不得无礼！”夫人立刻就呵斥了她一句。

而小红只说了一个字，就闭上了嘴，看来她刚刚也是想阻止小莲说话的，不过看到夫人发话，就马上噤了声。因她就站在我旁边，所以也就只有我听见她嘴里那个只喊出一半的“小”字。我瞟了她一眼，这么小的年纪就会察言观色了。

又看看委屈得小脸皱成一团的小莲，真是可爱，我笑着想，然后看着这个夫人说：“算了，她也只是关心则乱，就别说她了。”

但奇怪的是，我一说完这句话，满屋子的人都奇怪地看着我，好像我说了什么奇言怪论似的。我皱皱眉：“怎么了？”

“哦，没什么。”夫人先反应过来，“我不说她就是了。雪儿，你饿不饿？想吃咳咳咳……”话没说完，就剧烈地咳嗽起来。她赶紧拿出一方白色的绣帕捂住嘴。随着咳嗽，她身子不住地颤抖，脆弱得仿佛是秋风里的一片枯叶。



她抖得那么厉害，连头上唯一的一个白玉簪子都要给震下来了。我挣扎着想从床上起来，小红乖巧地上前把我扶了起来，坐在我身后撑住我。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身子居然比小红还要小。顾不上想是怎么回事，我艰难地凑到了夫人身边。她因为看到我靠近，吓了一跳，倒是不咳了，赶紧伸出双臂把我抱住。抬起我的小手，轻轻地已经把有些滑落的簪子插好，又把她因为咳嗽而有些散乱的头发捋顺，笑看着她：“这样就好了。”

她看着我，晶亮的大眼睛里先是闪过惊讶、诧异、不可置信，然后却是浓浓的感动。最后，一层雾气泛起在她的眼里。我好笑地拍拍她，“我这不是没事了吗？不要哭啊，这么漂亮的大眼睛，哭红了多难看哪！”她听了我的调侃的话，立时晕生脸颊，震惊地，眼瞪得更大了：“雪儿，你……”

呃，看来我说了不该说的话了。不过这么一折腾，弄得我好累，两边太阳穴突突地跳，一阵阵地抽痛，一口气忽然提不上来，身子立刻软软地向后倒了下去。小红赶紧接住我，叫着“小姐，你怎么了？！”

我看着她，歉意地笑笑，但实在是没有劲儿说话了。夫人也吓了一跳，赶紧又去喊大夫。周围一片忙乱，但我只觉得好累，好想睡觉。闭上眼睛的时候才想起目前的情况实际上很奇怪，我明明是跟电梯一起坠楼的，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还有，我怎么变得这么小呢？周围的人都是谁？疑问太多，可我也没气力再多想，不管了，先睡再说，睡一觉，也许明天一切都会好……



清 醒



我醒了，不是被吵醒的，而是睡够了，自然就睁开了眼。伸手掀开窗帘，我看到阳光透过白色的窗纸，洒了一地。这时我才认真打量起屋里的陈设。屋里的东西很简单，一张八仙桌，四个圆凳，桌子上放了一套茶具，右边是一个柜子。靠近窗口的地方放了一张书桌，左边是一个书架，上面放了很多书。家具都是红木的，只是因为大概年代久远，所以颜色发暗发黑，不过还是很干净整齐的。正在打量着，门帘一挑，小红走了进来。

“小姐醒了？”她看见我睁着眼，赶紧走到我床前，把我扶了起来。

“小姐，今天觉得如何？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从生病到现在你一直没怎么吃过东西呢。”

我点点头，“是啊，我也觉得好饿。”

小红笑了：“奴婢这就吩咐厨房去做。”说着转身出去了。她刚走，小莲从外面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把茶壶。

“小莲，你拿的是热茶吗？来得正好，给我倒一杯好吗？”

“小姐不吩咐，奴婢也要倒给您的。”小莲端着茶杯走到我床前，扶着我喝下后，笑着说，“小姐这一病，怎么变得如此客气起来了？”

我一愣，对了，正好现在问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我已经隐约猜到一些了，但具体情况还是要搞清楚些。“小莲，你能告诉我，我叫什么，现在这是哪里吗？”

“啊？”小莲听了一呆，立刻用手摸我的前额，“小姐，您不会是摔了一跤，就把脑子摔坏了吧？！”

“我现在没事，只是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我笑着拉下她的手。

于是我在小莲的絮絮叨叨里，逐渐明白了，原来我叫蓝雪。我的父亲是当朝礼部尚书蓝仲文，昨天那个夫人叫沈绣珠，是我亲生母亲沈绣贞的妹妹。我的母亲生我时难产死了。我还有个哥哥，也就是蓝府的大公子，叫蓝子轩，不过却是妾室方琴所生，大我五岁。啊，对了，最重要的一点，本小姐今年



的年纪，只有十岁。我心想，怪不得我的手臂会那么细小呢。

“那我怎么病得这么厉害？”

“唉！小姐啊，还不是您贪玩，非要爬到假山顶上去，结果从上面摔了下来。为了这个，陈妈都让大人给关起来了！”

“陈妈是谁？”

“是您的奶娘啊。唉，小红一定伤心……”

“小莲姐！”不知什么时候，小红已经走进了屋里，右手还拎着个食盒子，左手握成拳，紧紧地攥着贴在身旁。只是当我看向她时，她的眼睛却躲开了。她把食盒放在桌上，利落地拿出里面的饭菜，最后拿出的是一碗药。“小姐，先吃点东西，然后把这药喝了吧。”

看着那黑糊糊的东西，我咽了口唾沫，“一定要喝吗？”

大概是我的声音充满了可怜兮兮的味道，小红原本绷得紧紧的脸不由地松懈了下来：“这是大夫开的呀，一定要喝，病才能好。没关系，奴婢在里面加了许多蜂蜜，不会太苦的。”说着，她把饭先端了过来，我一看，都是些清粥小菜，很易消化的东西。我也实在是饿了，就着小红的手吃了一大口。嗯！这鸡粥熬得真是不错！

填饱肚皮，又捏着鼻子灌下那味道又苦又怪的药汁，我总算松了一口气，现在觉得有些精神了。看着小红收拾东西要走，我说：“小红，你等一下。”

唤过小莲，让她把东西收了，等她走出房门，我才看着小红说：“这一病，真是什么都忘了。陈妈是你什么人哪？”

小红迟疑地看了我一眼，说：“她是奴婢的姑妈。”顿了一下，她咬了咬嘴唇，看了看我，像是下了什么大的决心，又说：“奴婢，奴婢从小无父无母，全赖姑妈抚养成人。那柴房又阴又冷，她那老寒腿的毛病一定受不了！奴婢知道这次是她疏忽大意才让小姐受伤，可她对奴婢的养育之恩大如天，奴婢实在是不忍心。只求小姐看在她也是尽心伺候了小姐这么长时间的份上，求求大人，饶她一回吧！”说着趴在地上连连磕头，泣不成声。

“快起来！快起来！”妈呀，我哪里见过这阵势！她往我面前一跪，我浑身都不舒服，更不要说磕头了。我赶紧下床把她从地上拉了起来。

“看来她也是无心之失，我现在不是也没有什么事了吗？”我当然不怪她，要不是她的疏忽，我还来不了这儿呢，早就死翘翘了，恐怕谢她还来不及呢。

“放心吧，我不责怪她就是了。至于大人吗，我去跟他说不追究也就是了。”

小红抬起满是泪痕的脸，惊喜地看着我，“多谢小姐大恩！！”



“没什么。好啦！不要再跪了，好不好？！”看她又要下跪，赶快伸手拦住她。

受不了她那一副对着大恩人的表情，我轻咳了一下，转移话题，“对了，小红，现在是哪一年，几月几号啊？”

“现在是崇化二十三年，腊月十二。”崇化？使劲搜索自己所剩不多的历史知识。大学的专业是英语，中国历史差不多都忘光了，但我确信自己确实对这个年号没印象，一种不好的预感萌发了出来。

“那现在国号是什么，皇帝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咱们是天启皇朝啊，至于当今圣上的名讳，奴婢实在不知道。”然后她压低了声音对我说，“奴婢只知道现今的皇家是姓穆的。”

呆愣了半天，我最终还是忍不住嘲弄地笑了起来。不笑怎么办？难道要我精神错乱般地大喊大叫？算了吧，我已经病得没一点儿力气折腾了。所以，我选择笑，笑我的命，倒是真好。穿越时空+架空历史+借尸还魂，正是最流行的小说桥段，都让我给摊上了，真是几辈子才修来的福气啊。笑归笑，可现实还是要面对。目前为止碰到的人看起来还是不错，而这个身体原来的身份还是个官宦小姐，年纪又小，所以看来也没有什么大麻烦。接下来，我该做些什么呢？



熟 悉



正思索间，外面传来一个略带焦急的声音，“雪儿现今怎样了？”接着举步走进一个男子。他三十几岁年纪，面容清俊瘦削，身形欣长，一双好看的浓眉此时皱在一起，额间因此出了个“川”字。他穿的大概是朝服，是淡紫色的长袍，上面绣着好像是仙鹤和云彩。他来得看来很急，手里拿着的官帽还未来得及放下就到我这里来了。还没把他打量完，他已几步走到我床前坐了下来，近身看我。这时我才发现，他的两鬓，已隐隐地泛起了灰白色。

小红冲他行了个礼：“大人，小姐现在已经好多了。”他没有理她，只伸手轻轻地抚摸我的头发。他的目光温柔又焦虑，深黑的双眸凝视着我。嗯，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风度翩翩的男人，不过现在也仍然很好看。正胡思乱想，只听他说：“觉得好点没有？总算是醒了，可把爹急坏了！”

啊？我差点被自己泛滥的口水给呛到。这么个俊朗的男子居然是“我”爹？！真不知道我应该是高兴还是伤心。他看我盯着他发呆，就着急起来，摸着我的脸说，“雪儿，你怎么了？说话啊？”

“啊！”赶紧回过神来，“嗯，那个，爹，我没事。”呃！冲着他喊爹，心里实在是难受！

正说着，门外又走进来几个人。我一看，是两女一男。一个女的是昨天那个夫人（嗯——我应该叫她姨娘才对）的丫环。另一个女人和一个男子，哦，应该说是少年才对，走到我近前。我心想，大概这就是“我”“爹”的那个妾和她儿子吧。

那个少年也是一脸忧心的样子，但仍是先给他爹行了个礼，然后才说：“雪儿，你总算醒了，可把我们急坏了！”这个少年和他爹长得很像，不过一双眼睛带着青春的明亮。他穿着一件淡蓝色绸面棉袍，腰间系着同色腰带，右边还坠着个玉佩，挺标准的一副翩翩少年公子的形象，相信再长大些定会吸走很多少女的芳心。这一老一小，老的深沉稳重，小的青春风雅，都很养眼。嘿，看来我未来的日子应该不会太差。我一向喜欢美的东西，不论是人